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
第二十三卷 白於玉深宵設計 尤味蘭一命嗚呼

話說鄧家堡鄧子通的女兒，鳳奴小姐，題到第三首絕命詞，正待要寫第四首，忽聽得房門上輕輕的彈了幾彈，明明知是舅舅家的表弟白於玉來了，就停了筆悄悄的開了房門，相對無言了一回。白於玉拿起花箋，把三首絕命詞反覆吟誦了五七遍，便道：「阿姊，你的心兄弟知道了，至於料理這事很容易。阿姊你不用煩惱。」鳳奴小姐聽到這兒，頓然歡喜道：「兄弟，你快說吧！」白於玉道：「『擒賊先擒王』，阿姊你懂嗎？」鳳奴小姐頓了頓口，道：「什麼叫『擒賊先擒王』呀？」白於玉笑道：「阿姊，兄弟原說是你白是個才女呀，這點子你還想不上來，豈不要讓人家笑死嗎？但說一死罷了，一死罷了，就這麼馬馬虎虎的死了，一來死的不明不白，沒個名目，再者不但死的不值得，不合算，而且要受天下人的恥笑，一輩子給人當話靶兒，假如一樣拿性命不抵拼，何苦來只是一個兒死呢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是呀，我是一個兒死，果然不合算，應該你我兩個一塊兒死呢！正是拼命鴛鴦甘為情死，這麼著倒不算遺臭萬年，卻是風流韻事，竟可以流芳百世，假如韋癡珠、劉梧桐也不過這個樣兒罷了。」白於玉聽了，愣了一回，想道：她倒算可惡哩，索性合著我一塊地同她尋死路哩，這個死的一件正經，又不是快樂有趣的事，便道：「阿姊，你弄錯了，不是這個意思，兄弟是不可以死的，並不是……」鳳奴小姐忙搶住道：「好好……我今兒才知道你的心，怎地狠的要不得哩。我就不是生命這等不值錢，你就死不得的了。正是癡心婆娘負心漢。說什麼不錯，咳！罷也罷也！懊悔也遲了。」

白於玉連忙分解道：「這是阿姊你冤了兄弟了。兄弟不是這等樣的人，並且兄弟也不是愛生惜死的人。既是阿姊這等說時，事情就容易了，阿姊說方才兄弟說『擒賊擒王』的一句話，只消把尤味蘭治死了，豈不是萬事都沒有了嗎？」鳳奴小姐愕然道：「好端端的人，怎地可以把他治死呢？」白於玉道：「這個容易，而且尤味蘭是馬馬虎虎的人，我們是有心計害他的，他卻沒有防備。我們的意思更容易料理了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這是嚇死人的事，教人怎樣做的到呢？」白於玉道：「不要緊，兄弟自有道理。」說到這裡，天已亮了，鳳奴小姐忙催著白於玉出去，別使人瞧著了。如今更不比從前了。白於玉道：「橫豎總在這三天之內，必定要使個計策出來就是了。」於是白於玉悄悄地回到前邊書房中去睡了。一日，尤味蘭、白於玉在書房中坐地閒談。於玉笑道：「哥哥，你頂喜吃的是牛肉餃兒，裡頭鳳奴姊姊又是最擅長做的黃牛肉大餃兒。兄弟閒時常到這兒來，也曾吃過幾頓，兄弟還是不喜歡吃這東西的哩。然而吃了鳳奴姊姊親手自造的黃牛肉大餃兒，委實的忘不了這好味兒。餡兒又斬的細，鹵汁兒又濃鹹，水又透鮮。如今是做了尤府上的大嫂子了，這餃兒只怕一輩子也沒福到口了。」

味蘭原是忠厚不過的人，接過來道：「呀，老弟，你不說起牛肉餃兒，我倒忘了。這會子倒是你提頭了，敢是作怪了。」於玉笑道：「哥哥你說得發笑嗎，餃兒那會作怪呢？」味蘭道：「不是啊，從前我們來這裡住時，常有頓牛肉餃吃的，這會小住了十多天了，卻沒有牛肉餃兒的消息哩。可不是作怪呢？」於玉笑道：「哥哥，你倒別擔心，回來做了親，成日家的有得吃哩，只防著吃的膩煩哩。兄弟想哥哥該拿幾個體己出來，交到廚房裡去，雖然不怕不是鳳奴姊姊親自動手，做出好餃兒來，讓兄弟吃一頓送終的餃兒呢！」

味蘭大笑道：「送終的餃兒吃不得，吃不得，吃了送了你的終，倒是不好呢。」於玉道：「比如僥倖這會子吃幾個兒，以後就不敢妄想了。還不好算送終的餃兒嗎？」味蘭大笑道：「饑兒可憐，饑兒可憐。別著急，等我拿幾個錢出來，想個法兒，請你吃一頓吧。」於玉道：「你快不要哄我，我也不想吃這餃兒了，如今她是尊嫂了，兄弟敢勞動她嗎？」味蘭道：「你休這般說，你既這般說了，我倒不好拔短梯了。」於玉說時，心上早已打定主意。這會子尤味蘭一口承應，果然中定了他算定的計策。於是約定明日味蘭做東道，請吃黃牛肉大餃兒。白於玉便捉個當兒，一溜煙溜到鳳奴小姐房裡。對鳳奴小姐道：「兄弟想了好幾天，竟想不到一個妙計來，剛剛才想出一個千妥萬當的計策來，包你姊姊做到一點兒不擔驚，容容易易、順順溜溜的把那眼中之釘、蜂上之刺拔的乾乾淨淨。」鳳奴小姐忙道：「只消不在我手裡，等他自己去死，我終做的到。你快說吧。」

於玉道：「這個計策是好的很哩。他不是頂喜歡吃的是你姊姊親手自造的黃牛肉大餃兒嗎？這會子卻沒曾請他吃這一頓，讓我瞎說了一陣，說得他情願拿出錢來，交到廚房裡去，做這餃兒，做個東道。橫豎做到這餃兒，少不得要姐姐親自下廚哩。」說著在身上摸出一個小包兒來道：「這就是鶴頂血，只消放一點兒在餡內，等他吃了不怕他不死，姐姐你只消記清楚了，只消三五個餃兒，裡面放一些兒鶴頂血在那裡就是了。」鳳奴小姐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，倒不如放在湯裡罷，若使放在餡兒內，一時間纏錯了，豈不大誤。又不好把這三五個放鶴頂血在裡頭的，另外做一鍋呢。萬一纏到別人肚裡頭，已是不得了，竟然你吃了那末拉倒哩。」白於玉輕輕的一拍掌道：「照呵，照呵，好姐姐果然有心計，作得穩當，橫豎由你姐姐一個兒安排就是了。」

次日尤味蘭果然拿出一兩銀子，交與小廚房裡的李媽媽，說明原由。李媽媽道：「銀子卻不敢收，餃兒等我回了老爺，做出來就是了。」味蘭道：「不用驚天動地，我請白家少爺吃一頓體己東西，只請回一聲姑娘，好好的做出來罷。」李媽媽只得答應了。連忙拿了一兩銀子到鳳奴小姐房裡，說了一遍尤味蘭尤大少爺的話，又笑了笑道：「歇幾天是姑爺了，不是尤家少爺了。」鳳奴小姐看著這一兩銀子，不禁一陣心酸，幾乎落下淚來。連忙忍住了。但說：「知道了，停兒我下廚來做就是了。」李媽媽只是鳳奴小姐，因為是姑爺的差使，有點兒怕羞，所以這個樣兒的，那怕仙人也疑不到，有別的命意所在。等到飯後，李媽媽先把牛肉麥粉等物，整頓完備，又笑嘻嘻的來到鳳奴小姐房裡，拿眼把鳳奴小姐瞟了一瞟，含笑說道：「姑娘做牛肉餃兒的作料預備得完全哩，請姑娘的示。」

鳳奴小姐瞧這情形，暗想道：你這個糊塗蟲，不知纏到那裡去了，認是我怕羞嗎？所以倒來同我玩耍哩。那知我心上的難處呢？這個關係非同兒戲，萬一弄得不好，敗露出來，我賠貼了一條性命，還是一點兒不希罕，理所當然的事。倒是鄧氏門楣就此不香了。有些兒腥臊倒胃的味兒。並且老爺子的體面，吃我剝削的絕盡了。想到這兒，委實的彷彿有幾百個繡花針兒在心坎上紮了不知多少窟窿兒，好不難過呢。只得又說了一聲「知道了」。那李媽媽哈哈地笑著彎著腰，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退出來。自言自語道：「真真笑煞笑煞，姑娘家的面皮到底來得薄嫩。這會子不過沒有成對兒，替姑爺當這個差使，竟然做盡了這麼許多的喬張致，要是一經成了對兒，又是面皮老的要不得。這真真笑煞人哩。」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尤味蘭、白於玉吃過了黃牛肉大餃兒，白於玉故意的說著：「好鮮哇，好鮮美味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於玉雙眉緊皺，只喊著肚子痛。這一喊，別人卻不留意，只有裡頭的鳳奴小姐，聽說耳家兄弟在那裡叫喊肚子痛。這一驚，直驚得靈兒衝破了天門關。常言道：貧不擇妻，渴不擇飲，饑不擇食，忙不擇路，急不擇言。因此慌道：「誰叫肚子痛呢？」眾人都說：「白家少爺。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你們弄錯了，定是尤家的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連忙咽住了。剛好她老子鄧子通在裡頭聽到外邊沸反盈天，連忙跑到外面，恰聽到鳳奴小姐說這一句話，也沒工夫去詫異她，一路跌跌撞撞到外邊。卻見尤味蘭痛的滾在地下，白於玉卻手捧了肚皮彎做一團。尤味蘭面皮紫黑，白於玉依然唇紅齒白。瞧了一眼，便道：「到底怎樣的事情呢？」他兒子龍官回道：「今兒尤姐夫做東，請白家哥哥吃牛肉餃兒。剛吃了時，白家哥哥先是肚子痛的要不得，正在亂時，尤家姐夫又是這個樣子了。」子通道：「誰做的餃兒？」尤官道：「姊姊做的。」

子通也就不說了。瞧了瞧女婿，尤味蘭躺在地上，卻不滾動了，只是眼裡、鼻裡都滾出黑血來。子通直跳起來道：「這是中了砒毒了，誰謀害我的女婿！」嘴裡雖是這般說，心上卻還想：餃兒卻是女婿做的東，又是女兒親手自造的，「謀害」兩字到底說不上去。忙呼叱一眾男婦僕傭、家人小廝兒施救了好一頓工夫，尤味蘭竟嗚呼哀哉了。連忙發一個大大至急的電報到尤味蘭家裡。味蘭的老子、娘接到電報，嚇得半死。這時節，彰陽一帶都有火車通行，三百餘里路，卻不消半日工夫，便可到了。只是接到電報已

近黃昏，當夜卻無火車開行了。味蘭的老子名叫心齋，是個老貢生，心機狡猾，萬筆精通，專替人家包打官司。外國人叫做大律師。是頂高貴的營生。我們中國人叫做「訟棍」，是干法紀的道兒。可想這個心齋可不是個好東西。且說心齋接到鄧子通的電報，連忙打開一看，只見是這麼著的幾個字。心齋瞧了，驚得目瞪口呆。心齋的老婆褚氏原也識幾個字的，看見丈夫看了這封電報，不知是那裡來的，直發出這麼最可怕的样子來。要是吃撫台送了訪案嗎？不然哪怕天塌的事情，他終不會心慌到如此地步。因此斜著眼看去，直嚇了一大跳，說道：「呀！兒子好端端的，怎地會死了呢？」

心齋道：「原是這般說呀，所以我在這裡不懂呀！」褚氏道：「這也不是商量的事情，快打點了行李，明兒乘頭班火車去鄧家堡就是了。索性帶了女孩子仙姐一塊去。」心齋道：「這是自然。我們去呢，終有好多天耽擱，放女孩子一個兒守著家嗎？她年事已是個當兒了，可是不妥當哩。」

原來仙姐兒今年恰好一十六歲，舉止之間，很欠些穩重，雖只得五七分人材，其實很有能耐裝飾，成日家的裝得窈窕窈窕，做出許多嫵娜娉婷的樣兒，致所以老子、娘都信她不過，送到眼裡很不舒服。當時，仙姐也知道了哥哥味蘭的凶信。老子、娘要帶她去鄧家堡，心上好不有趣。連忙替老子、娘打點幾件緊要隨身的物事。等到天明，三個趕到火車站上，恰好頭班火車尚未開行，買了三張中等的車票，不消一頓工夫，已到了鄧家堡車站。早有鄧家的家人在車站上接待，於是慌慌的跑到子通的莊院上來。子通已知道心齋的一家子都到了。在大廳上，心齋氣喘喘的同子通相見了，竟說不出別的話來。只問了一聲兒子是什麼病？褚氏母女兩個便急急的揭開白紙，把兒子的屍身顏面看了一看，便怪叫起來道：「這血跡那裡來的？」這當兒，心齋也走來，聽說有「血跡」兩字，忙搶步上前一瞧，到底他做慣「訟棍」的。《大清律例》、《洗冤錄》等書，肚子裡看得滾熟，立刻斷定是中了「鶴頂血」的毒。不由分說，一把扭住了子通道：「好呀！你假意招我的兒子做女婿，其實是謀害他的性命。我同你那一件事體上過不去了，下這毒手啊！」子通忙辯道：「別冤屈死人，你的兒子便是我的女婿，都是一般的關係，豈有丈人謀掉女婿的性命的嗎？也從沒有這麼的奇事呀！」

心齋道：「原是這句話呀，所以知道你的心狠哩，假意兒招了女婿，便疑不到你謀害女婿性命的道兒。老實對你說罷，我尤心齋是何等樣人，這種把戲是不受的。」於是，褚氏、仙姐兒也和調起來，鳳奴小姐只得兩邊勸解。尤心齋咬定牙關，要報官相驗。子通又氣又急弄得昏了。這事兒果然不報官弄不清楚的了。心齋原想嚇得子通急了，弄一大注銀錢來使。兒子的死活同銀錢比較起來，銀錢似乎可貴了許多。有了銀子，沒了兒子，卻便宜多了。而且子通做過一任華州司馬，又是有天大的家私，最怕的是驚動官府，打官司。別的官司還容易應酬，這人命官司斷斷應酬不得。終想聽到要報官請驗，自然而然得拿出銀子來打圓常不料也說得報官，才弄得明白，心齋倒軟了。子通受了一場委屈，弄得七顛八倒。立刻喚了地保來報縣請驗。那地保心上很不高興，地方上出了命案，縣裡下來相驗，這是賠錢的交道了，勸了一番，卻勸不明白，只得預備報縣。這當兒的鳳奴小姐，幾乎瘋了。仔細想來，只為他一個，鬧出這等的風波來，若是一經官府相驗，驗出致命的緣由，緝拿兇犯，真所謂官法如爐，那裡保得住不敗露呢？將來敗露出來，終究性命難保，倒害得父親擔驚受怕。且不如說明了，或者還有一線生機。先止住了官府下來相驗，免得出乖露醜，豈不是便宜得多了嗎？想定主意叫小丫頭去請老爺進來。須臾，子通來到女兒房裡，也不知女兒叫他進來做什麼，只見他女兒「撲」的上前跑在地下，扶了子通的雙膝哭道：「父親，救女兒一命，女兒不肖，闖出非常的大禍來了，如今事到臨頭，女兒不得不說了。」

子通心上早已弄得七顛八倒，如同在夢裡的一般。這兒又看著女兒這個樣子，只光著眼說不出話來。那鳳奴小姐也知道父親吃尤家的老子、娘、兒三個，鬧昏了。便又道：「父親別氣苦。尤家哥哥原是女兒使的毒藥，如今是錯了，念頭斷乎不祝女兒做了天大的禍事，該死的罪犯，終要求父親設個法兒，救女兒的性命呀。」說罷，嗚嗚的哭個不祝子通這當兒倒恍然醒過來：「難怪方才你說守怕弄錯了，不是白家的肚子痛，定是尤家的肚子痛。哇！這禍闖得太大了，叫我也收羅不來。到底為了那麼的緣故，才弄出這樁窮禍來呢？我也明白，一定是不雅致的事由哩。你說，你說。事體犯到這個分際，也說不得怕羞了。」

原來，鄧子通喜歡這鳳奴小姐是出乎尋常之外者。這時兒還不恨怒這鳳奴小姐，反而捧了鳳奴小姐的臉哭著道：「我的心肝寶貝，你別慌。你說了我捨著這一分家私，終要替你設法兒弄的沒事才罷。常言道：『天大官司，鬥大銀子。』橫豎我有的是銀子，盡我花就是了。」這時兒，鳳奴小姐心上又是悔恨，又是感激，禁不住失聲大哭，子通連忙把鳳奴小姐雙手一抱，掩住了哭，說：「哭不得，別使人聽到了，倒費手腳哩。」

鳳小姐卻也知道，死活的把哭忍住了。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，竟然把現在身上有孕也說了。子通頓足道：「你何不索性同我明白的說呢，你既然同於玉有了終身之約，也是很好的事。咳！你同於玉終究是孩子家，不曉得事體的輕重，太胡鬧了。如今是事關謀命，叫我也做不來主。有所說的『解鈴還得繫鈴人』，你還須去求尤家的二位。只消他二位救得你的罪犯，我什麼都肯依他們哩。你放心，我先去探個消息來。」說著，徑直來到前邊廳堂上，只見尤心齋還在那裡喧囂。子通便對心齋拱了拱手道：「心翁，借一步說話，事體有點眉目了。」

心齋原是正在弄尷尬的當兒，忽見鄧子通和顏悅色的同他說話，不似方才的樣子：惱的他說我們借屍索詐，倒是他喊地保報官相驗，弄幾個盤纏的念頭一點兒指望都沒有。這會子，他同我來拉攏，倒不好冷淡他。於是，稍微露了一些的笑容便道：「那裡去說話呢？」子通便在前引著，把心齋引到鳳奴小姐的房裡，鳳奴小姐迎著跪在心齋的面前，弄得心齋摸不著頭腦起來，一迭連聲的道：「小姐請起，小姐請起。」子通道：「心翁呀，小女犯了彌天大罪，只有心翁肯搭救他，就沒事了。」心齋道：「這個我委實的不懂了。鳳奴小姐是我最高愛的，沒有不答應的，快請起來說。」這當兒，心齋畢竟不是呆徒，心上早已有了七八分明白，不過為什麼原由卻想不來。於是又拍著胸脯道：「快請起，快請起，什麼天大的事都在我身上，小姐放心，放心。」

鳳奴小姐暗暗的心上說著：阿彌陀佛，菩薩保佑，如天之幸。含著淚站起身來。子通也私自慶幸，便把前因後果對心齋說了一遍。心齋聽了，倒弄成他驚出一身冷汗來，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不是我埋怨你，你竟枉空是個才女了，其實不才之至了，這麼的事，豈是兒戲的嗎？咳！所以一個人要正經啊！憑你絕頂聰明的人，一涉邪氣就心都昏了，什麼都乾的成，須知這不是尋常的人命呀！你同我的兒子兩個雖沒有做一對兒，然而夫婦之名分已定，也是謀殺親夫，該剛的罪呢！噯！糟了、糟了，倒是你老子事體做實了，叫地保報縣請驗，倘若不是這樣呢，我們終可以商量。如今那麼好呢？小姐，你別怨我不肯救你，你須怨你老子，他太高興了，倒說我借屍索詐，一定要動公事，當我流氓辦。那麼真所謂『自搬磚兒自壓腳』了。」子通直跳起來道：「壞了，壞了，我自己弄糟了。」說著飛也似的到外邊去，派了一個得力家人叫做鄧光的，騎著馬追那地保回來。

誰知那鄧光，卻是個千刁萬惡的人，別人還沒知其中的循環曲折，只有他已是一明一白，早已在心上打算了。追不到四五里路，已把那地保追著了，便同那地保計議道：「如今有如此這般緣故，在裡頭尤家的老頭兒已允許私和了，你看怎樣？」那地保道：「如此最好了，不瞞我老哥說，我們當地保的，最怕是遇著這種事情。可知本官下來，驗一個屍，這筆屍場費卻是地保的晦氣，五六十吊錢，眨眨眼就不見了，既是做得到私和，恭喜我的氣運就濟了。不但不要賠錢，還且可以弄兩個哩。我那大小犬，今年已二十二歲了，對的媳婦又比大小犬長了兩歲，不是二十五歲了嗎？那位親家太太又是好幾趟的叫媒人來催好日子。我不怕你老哥見笑，委實的手裡拮据的很，推調了好幾時了。這會子端的萬難推調了，只得應許他今年裡娶就是了。說卻這般說了，娶媳婦的澆用，還不知在那兒哩。剛剛又碰出這件倒霉事情來，所以我方才在鄧老他跟前勸了好一回，偏偏勸不過來。我既是當公事的人，又不便十分硬勸。如今是頂好了，娶媳婦的澆裏也不用熬煎了。」

那鄧光聽了地保的一番嘮叨，禁不住叫笑起來道：「當地保的人，終是狐狸似的一般兒，像你老哥這麼忠厚老實，端的找不到第二個來哩。我同你說，依我的主見，包管你不但娶個媳婦的澆用有了，竟可以起個大大的莊院，買幾百畝田，眨眨眼更是驃馬成群，呼奴使婢，儼然做個富翁，也在這一會兒。」那地保聽得喜著嘴，眼都合了縫道：「據你老哥什麼樣呢？」鄧光道：「咳！不

是我沒良心，忘恩負義，公報私仇。」要知鄧光說合怎樣的忘恩負義、公報私仇的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